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九八回 講古蹟哄信佟金柱 收義子巧入三教堂

話說佟金柱吩咐要把李芳亂刀分屍，馬玉龍一看，就知道他有不自白之冤，得設法救他，便說：「你們且慢，刀下留人。」佟金柱大為不悅，說：「妹丈！他刺殺孤家，你還給他講情？」

馬玉龍說：「不然，王家千歲有所不知，他乃小小頑童，前來行刺，必有人主使，若把他亂刀分屍，豈不便宜那主使之入。

可把他交給我細細審問，追出主謀之人，斬草除根，以免後患。」佟金柱一聽，說：「言之有理，還是我粗心了，妹丈精明強乾，勝我百倍。」這才吩咐且慢動手，將他交與了都會總。

又問：「這是誰的小童？」有人說乃是謝自成的書童。便吩咐把謝自成捆了，傳令佟家塢四門緊閉，不准放人出入，如有差遣，須有我令箭為憑，將此事辦理清楚，才許出入。

吩咐已畢，馬玉龍便將李芳帶到都會總府來細細審問。聽差人等跟隨馬玉龍下了演武廳，回到了會總府。馬玉龍吩咐閒人散去，派石鑄把守前門，再不准放閒雜人等出入。又派孔壽、趙勇在房上巡查，怕有奸細探聽。紀逢春、武國興、劉得猛、劉得勇四人，帶著李芳來到裡面，放在馬玉龍的面前。馬玉龍說：「那個小孩，你不必害怕，你為何行刺，從頭至尾對我說來，我定寬恩設法救你。」小孩歎了一聲說：「你不必問了，我

只閉目等死，我跟你無冤無仇，可恨，可恨！」馬玉龍說：「你恨什麼？」小孩說：「我恨不能把佟金柱碎屍萬段，你們或殺或剮，快快叫我一死。」馬玉龍說：「你好糊塗，你認識不認識我？」李芳說：「認識你又怎麼樣？你等不過是一群反叛！」勝官保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我姓勝名叫官保，現改名關保。那位是馬大人，係奉彭大人之委派前來臥底，我們這些人都是來剿滅反叛的。因為看你必有不自白之冤，想要救你，你可別糊塗。」

李芳一聽，瞧了瞧馬玉龍這些人，又仔細瞧了瞧勝官保說：「我實在不知道，敢情我遇見貴人了。唉！也不管你救得我救不得我，跟你說說吧。我姓李名芳，父親叫李祿，當年給佟金柱趕車。佟金柱因見我母親貌美，就將我父親害死，將我母親搶去。那時我還沒有生養呢，我母親用巧言說，要等分娩以後再從他。後來生下我來，叫周媽媽帶了出去，我母親就懸樑自盡了，這都是周媽媽告訴我的。我八歲跟龍王廟賽達摩正修學徒，練的長拳短打，刀槍桿棒，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。現今我當小童，來到佟家塢並不為錢，就為刺殺佟金柱。他每出來，總有數十個人跟著，刀槍如林，不能近身。今天因挑取先鋒，我以打暗器為名，要刺殺佟金柱，替父母報仇，不想未能傷他，這也是天數！既是大人前來臥底，若能搭救小子，真乃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。如不能搭救，我就一死，也甘心瞑目，決不埋怨。」馬玉龍說：「你這孩子倒是赤膽忠心，我如救了你，你就在這裡服侍我，不必服侍謝自成了。」李芳說：「大人如救了我，我情願認大人為義父。」馬玉龍說：「好，我就收你為義子吧！」

說罷，叫人把李芳帶著，我帶他同見王爺去。勝官保說：「你老人家不可這樣，既要救他，見王爺怎麼說呢？」馬玉龍說：「這非你可知。」這個時候，石鑄等人也都進來，知道這小

孩是為父母報仇，馬玉龍正要救他。石鑄說：「他眼睜睜的刺殺佟金柱，怎麼救他？」馬玉龍說：「石大哥，你沒讀過書麼？」石鑄說：「我雖讀過書，這樣事一時懵懂，我實在想不出主意來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此乃小事。」石鑄說：「既然賢弟有了高妙主意，何妨對我說說。」馬玉龍就在石鑄耳邊如此這般地說了幾句。石鑄拍掌大笑，說：「賢弟真是聰明，才高智廣，比愚兄強勝百倍。」馬玉龍又在李芳耳邊說，你須如此如此。

這才帶著從人，押著李芳來到王府裏見佟金柱。

佟金柱正同他三個兄弟議論行刺之事，該當如何辦法。佟金柱說：「問出主謀之人，便可剪草除根，總是都會總的智略比你我高強。當時只將小孩一殺，仍難免後患。若非自家親戚，他也不肯這般用心。」正說著，有人稟報：「都會總已審明刺客，前來回報。」佟金柱吩咐請進來。馬玉龍來到裡面，參見了佟金柱，旁邊落座。佟金柱說：「妹丈可問實刺客是何人主使？急速拿獲，剪草除憂，方出我胸中之恨。」馬玉龍說：「王家千歲，這個小孩有一段隱情，我且說一段故事，叫做耕牛救主遭鞭打，啞婦擊杯反受辱。」佟金柱說：「何為耕牛救主遭鞭打？啞婦擊杯反受辱？我不懂，妹丈且細細說與我聽。」

馬玉龍說：「這兩個故事都是真的。當年有個牧牛童兒在山上放牛，困睡在樹蔭之下。這牛正在山坡吃草，來了一隻狼要吃牧牛童兒。這牛雖是畜牲，其性最靈，見狼要傷他主人，就過去跟狼相拚。這牛全仗兩個角，把狼打敗了。牛見狼已經走遠，即過來用角撞那牧牛童兒。這牧牛童兒醒來一看，並沒有什麼，勃然大怒，拿鞭就把牛打了二三十下，說，好個畜生，你無故擾我睡覺！打過仍然又睡。」佟金柱一聞此言，說：「這牛好心好意救他，那牧童反來打他，可恨！可恨！」馬玉龍說：「牧童睡著，又來了兩隻狼，那牛連踢帶咬，把狼打跑，怕狼

再來，過去又一撞牧童。他醒來一看，又沒有什麼，說，你這畜生著實找打，我要睡覺，你卻不讓我睡。拿鞭子把牛打得直叫。牛跑開後，牧童一想，往常這牛並沒有撞過我，今天必然有故。他便躺著裝睡，一瞧那兩隻狼又來了。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兩隻狼商議好了，一隻跟牛打，一隻吃牧童。牧童一見，起來拿牛鞭把狼打跑了。這才知道先把牛打屈了，從此以後厚待耕牛。這啞婦擊杯反受辱之事，說的是明朝萬曆年間，有一周昌，娶的妻子是個啞巴，後來他又買個妾，名叫碧桃，其性最淫。周昌在外貿易，數月不回，她何能守得住，竟與鄰少通姦，往來甚密，如膠似漆。後來聽說周昌要回來，她捨不得這少年，二人一商量，那少年說：現有一包毒藥，如周昌回來，你給他接風，將藥下在酒內，把他毒死，我們做個長久夫妻！

他們知道啞巴又聾，也不避她。後來周昌回來，碧桃慇懃侍奉，就把藥酒拿出來。啞巴見周昌剛要喝，過來就搶。周昌說：『你這蠢才！』揪過來痛打。打過仍然要喝，啞巴又搶了過來。一連三次，周昌心想必有緣故，這才把酒倒在地下，只見一片火光。他把碧桃捆上，送到官衙一問，才知她私通鄰人，設法謀害親夫。後來將碧桃按律問罪，周昌從此也重待啞巴。」

佟金柱說：「妹丈為何說這個呢？」馬玉龍說：「這就是李芳的故事，王家把他帶上來問問為何行刺，就知道了。」佟金柱吩咐帶李芳。李芳來到面前，佟金柱一問，李芳如此如彼一說，佟金柱竟哈哈大笑起來。不知李芳說的是何妙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